

22个历史人物，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220年的如烟往事，讲不完的巴黎探险

巴黎人

Parisians

探寻巴黎历史的神奇之旅

An Adventure History of Paris

[英] 格雷厄姆·罗布 (Graham Robb) 著 许婧 王利军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巴黎人

Parisians



探寻巴黎历史的神奇之旅

An Adventure History of Paris

[英] 格雷厄姆·罗布 (Graham Robb) 著 许婧 王利军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0-767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人: 探寻巴黎历史的神奇之旅 / (英) 罗布 (Robb, G.) 著; 许婧, 王利军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9

(培文书系·人文科学系列)

ISBN 978-7-301-19357-0

I. ①巴… II. ①罗… ②许… ③王… III. ①巴黎—地方史—近代 IV. ①K5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0440 号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title: Parisians: An Adventure History of Paris, by Graham Robb

Copyright © 2010 by Graham Robb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诺顿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 名: 巴黎人: 探寻巴黎历史的神奇之旅

著作责任者: [英] 格雷厄姆·罗布 著 许婧 王利军 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宇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357-0/K·079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2.75 印张 480 千字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献给我的父母

Gordon James Robb

(1921—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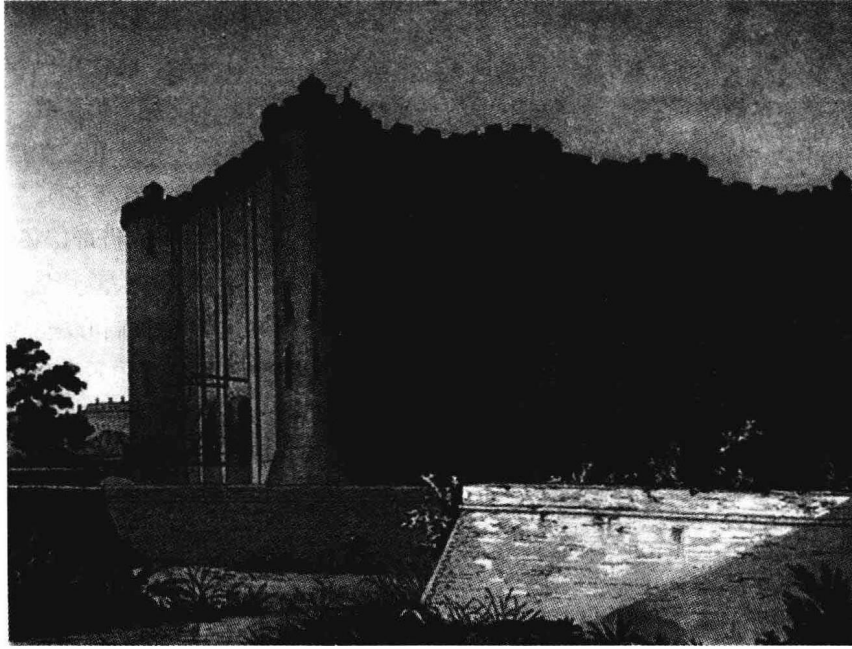
JOYCE ROBB,

née Gall

目 录

出 发	1
第一章	罗亚尔宫一夜 5
第二章	巴黎拯救者 15
第三章	迷 失 29
第四章	复 归 41
第五章	警局档案 63
第六章	波西米亚的财产 77
第七章	马维尔 93
第八章	退 化 111
第九章	左拉夫人 125
第十章	地铁里的马塞尔 143
第十一章	圣母院的方程式 157
第十二章	对巴黎的一次微型旅行 183
第十三章	占 领 203
第十四章	圣日耳曼德佩区的恋人 215
第十五章	狡狐之日 243
第十六章	扩大可行性领域 267
第十七章	环城大道 293
第十八章	萨科、布纳和扎耶德 311
终点站	北 关 325
巴黎大事年表	335
参考文献	343

出发



巴士底狱 (1789 年)

我到巴黎时，巴士底狱已经不在。旅行社给我的地图上，赫然标着城东有一“巴士底狱遗址”，但等我走出地铁“巴士底站”，却只看到一个丑陋的青色石柱。就连废墟的残片也没留下。石柱的底座上，脏兮兮地用鎏金字母刻着“1830年7月”，和一段表彰为捍卫“公民自由”而献身的市民的铭文。我知道法国大革命发生在1789年。显然，这是另一场革命。可要是国王和贵族们都已被送上断头台，又是谁在1830年屠杀了捍卫自由的人士呢？这座纪念碑没有告诉我答案。后来，一位高年级学长告诉我，还发生过另一场革命，跟我知道的革命仅相差七年。

那年我过生日时，父母送给我一份生日礼物，让我在巴黎度了一星期假。他们帮我在军事学院附近的一家小旅馆订了一个房间，给了我一些找寻纪念碑和廉价饭馆的提示，一张在塞纳河上乘船的许可证，一张可以在拉法耶特艺术馆免费兑换礼物的优惠券。我的行李箱装满了衣物（稍显有些多），一些应急用品，一本二手的波德莱尔作品，它是我参观那些著名景点间隙猎奇探秘的指南。我读过“巴黎即景”组诗，读过讨论“现代英雄主义”的那篇文章：“巴黎人的生活，充满了奇妙和诗意的主题：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萦绕在我们心中；那种感觉就像空气，我们呼吸着它，但却看不见它。”我坐在圣雅各伯塔附近一家咖啡馆，读着波德莱尔，窗户上的雨水模糊了街上行人的面孔，哥特式石头建筑的气息散布到薄雾缭绕的空气中，我确信自己理解了那句话。

那一周，我还发现了几处好玩的地方。我在埃菲尔铁塔附近的河畔，找到了巴尔扎克的小屋，他曾藏在那里躲债，并写出了《人间喜剧》。我曾爬上圣心堂白色的大圆顶，看到市郊有一个村落，到处都是充满欢声笑语的咖啡馆，和创作同类作品的画家。我曾在卢浮宫一连走上好几个小时，饭都没顾上吃，几乎把一切都忘了。我发现了一些用沙铺成的中世纪街道，猜想着墙上那些图画和文字的意思，那些东西看上去像是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严肃政治立场的人所为。在地铁站，我曾路过那些肢体不全的乞丐；在袖珍巴黎旅游指南上没有提到的一些角落，我看到了“巴黎即景”组诗中描写的那种女人。

第一天，在试过自己会说的法语后，我决定最好还是以沉默思考的方式来感受巴黎。我发现，花上半天时间，就能从城市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我试了好几回，然后开始按照公交站点的站牌数来安排行程。那一周结束时，我已非常熟悉27路、38路、92路，以及其他一些尾部带有入口平台的公交线路。我最后一天才选择乘船，途中还睡了一段。当我提着一大包旧书（我觉得有些是无价之宝）在荣军院广场登上机场巴士时，我已看过许多景点，唯一的遗憾是，没去拉法耶特艺术馆免费兑换礼物。

最重大的发现之一，由于来得太迟而未能成行。在回伯明翰家乡的飞机上，坐在我身旁的一位美国绅士打破沉默，显然是想跟我聊聊天。他问我是否去过拉丁区，我说没去过（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其实去过）。他说：“那你可得再去一趟！你要没去过拉丁区，就等于你没去过巴黎。”

第二年，我带着足够两个星期开销的钱回到巴黎，决定先找份工作，三个星期后我找到了工作，然后在那里待了六个月。后来，我对巴黎知道得越多，就越是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也无法真正弄懂它。那些大门紧锁的院落，仿佛是巴黎景观的一大特色。我交了一些巴黎朋友，他们大都生在巴黎之外，但对成为巴黎人倍感骄傲。他们指给我一些地方，要让我自己去找，绝对找不着；教给我一些巴黎人的“生活艺术”：堵车时权当是在闲逛；违规停车是在捍卫个人自由；把街市当成公共博物馆，随意观赏橱窗里的展品。他们还教给我假装跟服务生吵架的小把戏，告诉我要敢于注视陌生的漂亮女子。作为一个学生，我一边读着小说和史书，一边努力把书中内容跟眼前事物联系起来。我学会了区分不同的革命。最后，我明白了巴士底狱遗址的石柱是怎么回事，甚至能看懂一些政治标语。但是，这样学来的知识终归有点费劲，与事实也并非完全一致。我读了雅克·伊莱雷^①《巴黎街道历史辞典》里的全部七千个词条，仔细查看过每幅照片，但一到巴黎街头就会发现，即使最著名的纪念碑，也有许多谜团。甚至当我的法语水平提高到可以偷听别人说话时，林荫道上的人群，还有窗户里闪现的一张张面孔，都在提醒我：一个人永远都读不懂一个有着几百万人口、瞬息万变的大都市。

* * *

下面这些故事写的是，多个人物多重视角下的巴黎历史。本书始于法国大革命爆发，止于2010年，其间也穿插了一些中世纪和史前时期的小故事。本书追溯了巴黎的历史：从塞纳河上的一个小岛，那里是巴黎人部落的根据地，到如今快速发展的郊区，巴黎郊区快速扩张给人带来的恐惧，远远超过历史上这里大盗横行、野狼出没给人带来的恐惧。

我想写一部缩微版的巴黎《人间喜剧》，通过一些真人真事来反映这座城市的历史。每个故事都是真的，每个故事都是完整的，但故事之间也有交叉和转折，起到标注时间和空间的作用。一些街区和建筑物在不同的场景和视角下重复出现，但它们已被历史事件、人们的雄心抱负、建筑师和流逝的时光不断重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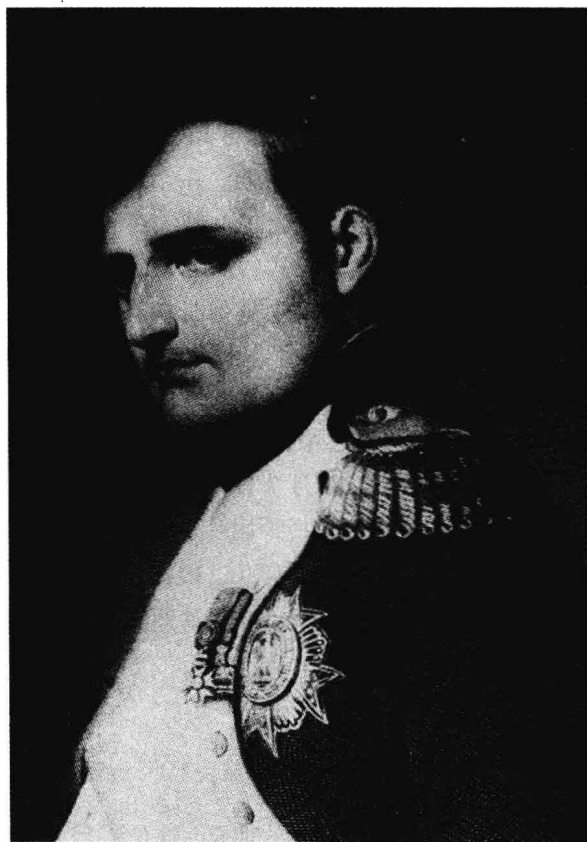
^① Jacques Hillairet, 1886—1984,《巴黎街道历史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s Rues de Paris) 的编者，该书是了解巴黎大街小巷历史渊源的必读书。

直到18世纪末，巴黎才有了比较精确的地图，那时很少会有人溜到离自己住处较远的地方。就是到了今天，游览巴黎或其他任何一座大城市时，人们也会有点分不清东西。相似的街道，相似的外形，混杂着当地的风土、气味、石材和行色匆匆的路人，给人一种独特的现实感。不管观察者的视角多么主观或古怪，他们的印象都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同样也属于这座城市的历史。

如果只有一种视角，这些典型的探险活动就会成为呆板的旅行。叙事的方法和角度，应该由某个地点、某个历史性时刻或某人自然决定。每个故事都有那个时代的特色，都有其独特内涵，都在以各自的形式向日致敬。之所以要叙述巴黎建筑风格的变迁，叙述巴黎警察部门和政府机关的发展，叙述巴黎的基础设施和住宅情况，叙述巴黎的休闲娱乐和政治革命，首要原因就是它们可以为叙事的目的服务。没有哪个故事是刻意安插进去的，而且除了奥斯曼男爵、希特勒和法国的几位总统，没人对巴黎的下水道系统或交通系统发表过专论。

率性而行的游客将会发现，自己的旅途就像一连串思绪，只是到了后来对照地图查看自己的行踪时，才会意识到这些偶遇背后还有如此多的学问。我曾长途步行、坐公交车或独自探路，然后再凭记忆重走那些路线，先制造一系列背景，接着就能往里添加更多细节。几乎每位研究巴黎的历史学家都曾指出，不可能对这座城市进行全景式描述。我确信自己的经历再次证明了这种不可能性。这本书无意成为另一部解析巴黎历史的作品，那类书中有些佳作至今仍在销售。但它也绝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样迥异于传统历史著作。它跟我的另一本书《发现巴黎》所需的调查研究相当，同样是写给普通大众看的，我不想把那些来之不易的史料当成雕塑用的黏土随意摆弄。总之，它是给那些喜欢思索巴黎的人看的，希望大家读这本书时能体会到思考的乐趣：你有可能破解出贝尔·拉雪兹公墓中每块墓碑的含义；仿佛坐在星型广场和索邦大学广场之间的露天咖啡馆；仿佛全程乘坐过十几条公交线路；仿佛仔细观察过都尔奈勒河堤和马拉给河堤之间的每一座书吧。好了，下面就请跟我上路吧。

罗亚尔宫一夜



青年时代的拿破仑

每周三早上，在夏季的七点钟与冬季的八点钟，欧塞尔市都会发出一班渡轮，开往四百多里外的巴黎。这是从勃艮第和南方省份去往巴黎最安全舒适的路线，尤其是在冬天。渡轮经由约讷河和塞纳河航行至巴黎只需三天时间，接下来，它就会停靠在遍布尖顶和穹顶的老城区中心地带。这种被漆成绿色的大型平底船，有许多装着舷窗的客舱，十分宽敞，配有成排的长椅，能容纳四百名乘客，他们可以携带同样多的动物，卖到沿途各地，或是捎给城里亲戚。船上有一个伙房，可以给那些没有带足干粮的人供应汤水和炖菜；船舱两侧各有一个半截的塔楼，俗称“公共厕所”，供那些不愿在沿岸葡萄园方便的旅客使用。

那些曾在驿路上颠簸多日的有钱人，一旦习惯了同船的士兵、旅行推销员、流浪歌手、僧侣、农夫、把孩子留在家自己去首都出售奶水的奶妈大军，就会发现这趟航程是一次愉悦的冒险。一个曾在本章故事发生几年前体验过这种旅行的诗人，把自己想象成“登上了一艘满载各种动物，驶向某个新发现的海外领地的航船”。在这条诺亚方舟式的船上找到好位置的乘客，可以在成堆的缆绳和行李外欣赏到沿途奇特的风景，就像是在观看一幅缓缓移动的画布。旅途漫长，让人昏昏欲睡，乘客们无所事事。各色人等混杂一处，令某些乘客突然生出一种活力。渴望一睹巴黎风貌之人，急于验证巴黎女人的豪放与魅力之人，在巴黎圣母院的塔楼映入眼帘之前，心中早已是浮想联翩。

在搭乘 1787 年 11 月 7 日早上从欧塞尔发出的那班客轮的乘客中，有一位来自新近派驻瓦朗斯的炮兵少尉。他年方十八，除了有些害羞，一无所惧。他脚上那双长筒皮靴，使他显得有点过矮，但他身上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之感，谁要敢当面取笑他，都得先在心里掂量掂量。布里埃纳军校里的教官，曾用近乎钦佩的口吻描述他：

品行正直，思维缜密；行为端正，中规中矩；精于数学运算，粗通史地知识；社交能力稍弱，航海技术很强。

作为让-雅克·卢梭的拥趸，这位年轻人并不怎么关注沿岸风景，反倒是太过有意向同船旅客炫耀他的制服，以致觉得这次旅途太过短暂。当他被派往瓦朗斯时，他是那群青年军官中唯一没有借机在里昂夜访妓院的人。他急不可待地想要探索巴黎，但脑子里想的却是更加严肃的事情。

他刚刚探完亲，这是他八年前离家求学以来第一次回老家。他的父亲死了，去世前花了几年时间和大笔家财跟亲戚们打官司。当他回到家中，他对父亲的辞世并不觉得悲痛，但当他看到母亲担负起家中所有杂务时，那种耻感就像被人狠

狠地抽了一记耳光。他的家族拥有古老合法的贵族身份，但法国政府却视他们为籍籍无名的农民。他们曾因种植桑树并向不发达地区传播制丝技术而获得政府津贴，但当他们刚开始对这项技术进行投资时，王室的一个无名小吏又撤销了这项津贴。长兄研习法律无果，现在只有靠他来跟巴黎的官僚们理论了。

这是一条始于地中海的漫长旅途，路上已经可以感受到初冬的寒气。只是到了现在，放松地享受着缓慢的沿河之旅，他才开始思考前方那座城市。

十五岁时，他曾以军校学生的身份，跟三个同学和一位僧侣去过一趟巴黎。他们在码头上逗留的时间，仅够买本小说及去圣日耳曼德佩教堂作一次祈祷，然后他们就被送往皇家军事学院。在那里，整整十二个月，除了战神广场的阅兵场，他没去过巴黎任何地方。当然，他也曾从家人和军官朋友那里听说过巴黎的光彩壮丽。他曾在历史和地理辞典里读过有关巴黎纪念碑和珍藏品的介绍。他还曾把自己想成一个计划入侵巴黎的外国统帅，专门研究过它的防御能力和战备资源。

他注视着卫星城维提和舒瓦西勒鲁瓦，贝尔西平原在北方逐渐变得开阔起来，回想起以前看过的书和战友们讲过的半真半假的传说。他站在前甲板上，像位船长一样望着前方，一言不发，表情严肃。他周围是些猪笼和鸡笼，旁边有一些孩子在玩耍。客轮驶到了阿尔福，蔚蓝色的马恩河与塞纳河在这里相遇，他能感受到这一交汇产生的急流，眼前的褐色河面开始变得雄壮而宽广。在这里，极目远望，可以看到巴黎城内第一批尖塔，河湾的深水区此时还没受到城市生活和工业废水的污染。水里漂着木筏，掌舵的人穿着狼皮大衣，相貌剽悍；河上还有一些客轮，搭载着从枫丹白露来的乘客和铺路石。沿岸开始出现一些洗衣服的女人。绿树成行的路上有马车在奔驰，路旁长长的木棚下，整齐地码放着从法国中部和勃艮第地区运来的桶装葡萄酒，等着货车来运走。

他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什么——这座城市跟成千上万个村庄一样，在成长过程中被特权和微不足道的竞争捆住了手脚。法国应该有一个可与伦敦媲美的大型港口，而不是依靠那些摇摇晃晃的栈桥。政府应该修建大型粮库和货栈，以备市民不时之需。一个几乎不知道如何养活自己居民的城市，没有权利跟古罗马相比，也没有多少资格对外省嗤之以鼻。

河岸两边出现了许多低矮的房屋。渡轮驶向无人居住的卢维埃岛，岛上堆满大垛木柴，仿佛高卢森林新近被砍伐过一般。小岛后面是圣路易岛上的高屋大院，再往后，透过河上的雾气和如同大船船尾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巴黎圣母院的主体建筑开始浮现眼前。

少尉跟随着其他乘客一起在都尔奈勒码头下了船，找了名搬运工把行李送往

他要入住的宾馆。接着，凭借此前研究过的地图和记忆中的路线，他穿过双倍桥，进入城心岛那中世纪的杂街乱巷中。他在死胡同中迷了路，直到教堂关门时间，才在河对岸找到一条小路，经过拥挤的街道，来到卢浮宫东边。他穿过横跨塞纳河右岸东西向延伸的圣奥诺雷街，拐入富尔路，在那里，中央市场^①的蔬菜味道盖过了河水的恶臭味。

圣奥诺雷路上开着许多旅馆，主要供来中央市场做生意的人租用。他来到瑟堡旅馆。旅馆的入住登记册上显示，他住在三楼九号房间，他签名时用的是其原初意大利字体，而不是后来才改成的法文字体。

行李送到后，他便在那座拥有六十万居民的城市里安顿下来，享受着独居的乐趣。他在瓦朗斯住时，早上出门和晚上回去总是会被人拦住：人们用礼貌的对话占用他的时间，分散他的思考。现在他可以自由思考和探索，他准备通过亲身经历来验证书上的东西，看看巴黎是否浪得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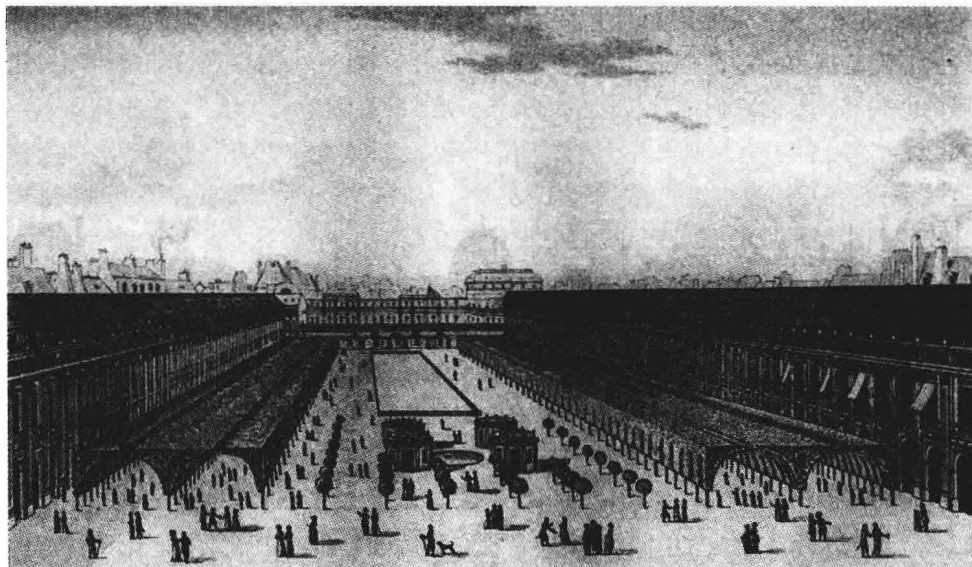
* * *

即使没有那份关于本章故事梗概的书写记录——一份简短且不完整的夜间猎奇描写——我们也很容易猜出这名少尉感兴趣的主要对象。那段日子里，只有一处场所是每个访问巴黎的人都想去看，而且在每一则事后发表的游记中要么闭口不提，要么假惺惺地称其为放荡之地唯恐避之不及。该场所附近的街道，据说是欧洲最繁忙的路段。相比之下，巴黎的其他景点，像卢浮宫、杜伊勒里宫、圣母院、圣教堂、巴士底狱、荣军院、大广场和花园、新桥、哥白林挂毯厂，几乎无人问津。

1781年，当时在位的法王长期欠缺现金，他那位耽于享乐、追逐时髦、放荡不羁的外甥沙特尔公爵，开始把他的王宫变成一座从事商品和色情交易的奇特市场。富丽堂皇的院落中，沿着走廊修建出一系列木质橱窗，就像是把一座火车站移到了宫里。早在这项工程于1784年完工之前，店主、江湖术士和艺人就已住了进来，几乎在一夜之间，罗亚尔宫就成为永不闭户的魔幻般的城中城。根据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Louis-Sébastien Mercier)的说法，“一个囚徒待在那里绝不会感到厌烦，至少也要过上几年才有可能梦想重获自由。”人们半带幽默地称其为“巴黎的首府”。

凡是在1787年见过罗亚尔宫的人，绝不会质疑工业的进步作用和现代文明带来的好处。宫里会上演舞台剧和木偶剧，晚上花园里会举行焰火表演。橱窗和拱廊中有超过两百家店铺。只需走上一百米左右，一个不怕花钱或者不在乎店主

① Les Halles，集市广场、美食市场，素有“巴黎的胃”之称。



罗亚尔宫（1789年）

可靠与否的人就能买到气压计、活领橡胶雨衣、绘有图画之窗格玻璃、最新出版的禁书、能够逗乐最任性小孩的玩具、送给情妇的胭脂、带给妻子的英国造法兰绒衣服。他可以在堆积如山的丝带、薄纱、绒球和绸花中随意挑选。在缓缓移动的人群中，他会发现人们争相围观某位惊艳迷人的女子，在灯光下露出亮闪闪的臂膀，款款而行。不一会儿，他就会发现自己囊中空空。如果他足够有钱，他可能会在一楼的赌场把钱输光，然后去二楼当掉自己的金表和名贵大衣，接着跟三楼客房的女士寻欢作乐，聊以自慰。

宫里的饭店达到帝王级别，水果摊上摆着从巴黎郊区运来的外国品种的水果，葡萄酒商则在出售产自某些不为人知的殖民地的名贵酒类。任何能够让人变美的东西，像能让面部增白去皱、凸显胸部蓝色血管的各种洗液和油膏，都可以用大价钱买到。一位年老体衰的骑士在离开罗亚尔宫时，将会变成一位神采奕奕的美少年，牙齿有光泽，玻璃眼珠可以换成任何颜色，扑粉的头套下戴着乌黑的假发，丝袜里则是绷紧的人造肌肉。一位渴望嫁给如意郎君的丑女孩，也能买到假肩、假臀、假乳沟、假睫毛、假眉毛和假眼皮，至少在婚礼当晚之前，她都可以让自己变得令人垂涎欲滴。

宫里还有一些小商店，专卖流行服饰：玻璃隔板后面展示着浪子和赌徒所穿的衣服，光线很暗，用以遮掩上面的污点。这些东西主要是卖给小职员和纨绔子

弟。宫里有公厕，只要花十五生丁，就能行个方便。罗亚尔宫不但能满足人们的各种口味，据说它还能创造出先前从未有过的新口味。少尉参观过那里后不久出版的一份指南，向人们推荐拉佩里埃夫人，她“住在面包房楼上”，善于照顾老年人，尤其精于鞭打；邦迪夫人，能够提供外国女郎和雏妓（选自一些最有名的女修道院）；还有安德烈小姐的时尚库房，尽管“人们应该永远也不要在那里过夜，因为安德烈小姐采取的原则是：黑暗中难分美丑”。

虽然对这样一个所有人可以随意打量所有人的场所深恶痛绝，而且讨厌在人堆里挤来挤去，少尉看起来在罗亚尔宫花园还是略有破费——或许是在早上，看到衣衫褴褛的妇女在灌木丛和排水沟中搜寻被人遗失的硬币和小饰品时；或许是在中午，跟随人群排队花钱用大号透镜把阳光聚焦在火炮的引信上放上一炮。在另一次猎奇时，他参观了卢梭特别喜爱的咖啡店：罗亚尔宫前方广场的摄政咖啡店，人们可以坐在装有镜子和枝形吊灯的宏伟大厅中的大理石桌旁下棋。在瓦朗斯，他就是个小有名气的国际象棋高手。在摄政咖啡店的棋盘上，他让兵行进到对方阵地，机动灵活地调遣着手中的马，对自己的损失不动声色，而在赢棋时总是兴奋不已。

从瑟堡旅馆出发，沿着圣奥诺雷街走五个街区就能到这里。在从财政部回旅馆的途中，他在财政部的接待室里每天都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知道自己的申请结果，他经常路过罗亚尔宫橱窗外的铁栏杆。终于，在晚些时候，天黑之后，他开始探究起那些橱窗来，以满足他的好奇心，填补自己知识中的空白——他觉得自己太把它当回事了，总是抱着不可能从中占到便宜的心态去想它。毕竟，在罗亚尔宫，一个有哲学头脑和判断力的人，总能观察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正如他约一年后写的一篇讨论幸福的短文，《理性之眼可助我们免于堕入冲动之深渊》，就入选了里昂学院举办的一次征文比赛。在罗亚尔宫，他亲身观察到独身生活乐趣的虚幻性，以及现代人轻视家庭生活的想法何等有害。去往罗亚尔宫的人可能想看瓜德罗普岛的野人，或“祖利玛美人”，她已死去两个多世纪，皮肤却仍是那般光滑细腻；但他可能也想看看那些有教养的魔鬼，如何把一种有益健康、幸福和自保的正常渴望，变成一种谋求满足兽欲的野蛮行径。

在本章故事发生的那个晚上，少尉已经远离自己的家人朋友在巴黎待了将近两周时间。虽然他想到了一些有效的行政体制改革办法，但他在争取桑树种植津贴上却没什么进展。他感到有必要来点娱乐。他走过罗亚尔宫和皇家图书馆，走过树木成行的林荫大道，来到意大利剧团表演喜剧的剧院。“意大利人”剧院，不但深受轻音乐和滑稽表演爱好者的欢迎，而且在寻找夜间伴侣的绅士中也颇受欢迎。

迎。剧院根据票价不同来安排座位，那些绅士喜欢借此之便，从昂贵的包厢到廉价的阶梯坐席中物色女人。

那天晚上上演的是一出历史题材的小歌剧：《贝蒂与丕平》。它的主题很容易让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军官浮想联翩。该剧讲述了身材矮小的丕平，如何凭借惊人的勇敢，让那些嘲笑他为“矮子”的士兵刮目相看。他的政治手腕如此精明，以致教皇在圣丹尼给他加冕为法兰克国王。在把自己的兄弟囚禁到一所修道院后，丕平又征服了哥特人、萨克森人和阿拉伯人，还成功地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正是丕平，而不是他儿子查理曼，才堪称一个欧洲帝国的第一位统治者。

小歌剧根据丕平生前的一段情感插曲改编而成。丕平与一个假装是“拉昂的贝蒂”的专横女子结婚时，对她并未注意，后来在芒斯森林偶然遇到真正的贝蒂。“大脚贝蒂”（因其内外足畸形而得名）曾发誓永不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为保贞洁可以破例。通过逼问她的女仆，丕平发现她才是真正的王后，夫妻双双奏凯回到巴黎。对那些主要关注色情戏的观众来说，该剧的主要看点是，一位矮小而冲动的国王，如何将一个有着畸形内外足的未婚女子追到手。

演出结束，年轻的少尉已经处于一种可以想见的躁动状态。夜还很长，他周围的人们都在兴奋地谈论着如何消夜。他不想跟这些欢快的人们待在一起，更不想回到旅馆独自进餐。他离开剧院，外套胡乱披在身上，迎着冬天的寒风，走在林荫大道上。街上此时仍是人来车往，仿佛这一天才刚刚开始。他念头一转，从黎塞留大街向罗亚尔宫那灯火通明、夜夜笙歌的橱窗和拱廊走去。

大约一小时后，他回到了瑟堡旅馆的九号房间。这一回，他并非独自一人。等到来客离去，他坐下来，开始在一个大号笔记本上记下自己的感受。他从未写完这段记录，但却把笔记本保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记录了他有生以来经历的一件意义极为重大的事情。

多年后，当他命悬一线时，他把那个笔记本用灰纸包起来放入一个纸箱交给他的叔父保管。幸运的是，手稿保存了下来。曾有那么多人到过罗亚尔宫，却只有那么少的人给自己的经历留下忠实的记录，因此，这部手稿的史料价值之大，远比其他作为一份重要的传记资料更有意义。

1787年11月22日，星期四，巴黎，瑟堡旅馆

我离开“意大利人”，沿着王宫大街大步前行。由于受到自己灵魂特有的旺盛情欲的刺激，我丝毫感觉不到外界的寒冷。但当我的想象冷却下来，我感受到了这个季节的严酷，便走到剧院的长廊去避寒。

我站在一座铁门的门槛上，眼光落到一位女性身上。根据当时的时

间，她的穿着打扮，以及她极为年轻的外表，我毫不迟疑地认出她是一个妓女。

我看了看她，她停了下来。她身上没有别人那种好斗的气息，而是带着一种与她的外形完美搭配的气质。我被这种和谐的神态所打动。看着她那欲说还羞的样子，我的胆子大了起来，我开始跟她搭话——我比任何人都更发自内心地憎恨她的职业，哪怕只是瞧上她们一眼，我都有种被玷污的感觉……然而，她那苍白的面容，柔弱的体质，温驯的口气，让我毫不迟疑地行动起来。我对自己说，此人要么可以按照我的意愿为我所用，要么她就是在犯傻。

“你一定很冷，”我说，“你怎么能在这种天气里强迫自己在大街上走路呢？”

“哦，先生，我是逼不得已啊。我必须完成今晚的工作。”

她说这些话时，态度很平静，她回答问题时的这种沉着冷静吸引了我，于是我走到她身旁。

“你看起来体质不佳，”我观察到，“我很奇怪你不厌烦这种职业。”

“我确实厌烦，先生，可人总得干点事啊！”

“或许吧，但你就不能找份更适合自己身体情况的职业吗？”

“不能，先生，人总得混口饭吃啊。”

看到她至少在回答我的问题，我很是欣喜。此前我的任何努力都未曾取得这样的成功。

“像你这样不怕冷的人，一定是从北方来的吧。”

“我是从布列塔尼的南特来的。”

“我知道那个地方……小姐，给我讲讲你是怎么失去童贞的。”

“一个当官的夺去了。”

“你不感到气愤吗？”我问道。

“哦，当然，对那种事你肯定会气愤的。”（她说这些话的声音中，透出一种浓浓的魅力，这是我先前没有发现的。）“那是可以肯定的，先生。我的姐妹中有人现在过得很好，我应该也会像她们那样过上好日子。”

“你是怎么来到巴黎的？”

“坏了我身子的官员，我打心底恨他，把我给甩了。母亲对此愤恨不已，我不得不离家出走。第二个男人出现了，他把我带到巴黎，在这儿抛弃了我。之后又出现了第三个男人，这三年我都是跟着他过。虽然他